

前言

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而且翻譯作品卓著、學術影響深遠的余光中教授，中、英創作歲月已滿一甲子。從台灣到海外，余光中教授不停地從事新詩與散文的創作、西書翻譯、教書與研究及應邀演講。文學創作與教育傳人，長期鼓動著台灣與華人世界文壇的發展。在翻譯方面，余光中教授早在 1955 年翻譯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曾在當時的《大華晚報》連載，使得該書成為海內外人人爭讀的作品，對後來海內外從事文學、藝術與文化創作的文人學者有深遠的影響。

此後的《老人和大海》（1958）、《英詩譯註》（1960）、《美國詩選》（1961）、《英美現代詩選》（1968）、《不可兒戲》（1983）、《溫夫人的扇子》（1992）、《理想丈夫》（1995），以及《守夜人》（1992）等，是年輕大學生跨進西方文學必讀的作品。其中的《守夜人》是余教授自己將作品英譯成英文版的《The Night Watchman》，充分展現他創譯並兼的深厚實力，更可看出他在中英語言與文字、修辭、字音與韻律上的精確掌握。如黃維樑所形容：

用紫色筆寫詩，用金色筆寫散文，用黑色筆寫評論，用紅色筆編輯文學作品，用藍色筆翻譯……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余光中的散文，則『精新鬱趣、博麗豪雄』八字當可稱職。把他的散文放在中國歷代最優秀的散文作品中，余光中的毫不失色。他的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璀璨的奇葩。這是對他散文最穩重最保守的評價……他的散文，通體洋溢著一股堂堂正正之氣。那是一種自給自足、綽有餘裕的才能，原無須借助外力、事件或經歷的成全。……

迄今為止，海峽兩岸，評介、研究余光中的文章已逾千篇，其詩英譯也不在少數，但是卻甚少看到法譯本。2008 年由巴黎索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卓立翻譯成法文的“不忠實：當代台灣詩歌總集”《DE L'INFIDELITE: ANTHOLOGIES DE LA POESIE CONTEMPORAINE DE TAIWAN》，其中只選收錄 12 位台灣當代詩人的作品，包括：魚果、葉覓覓、劉亮廷、廖梅璇、駱以軍、黃同弘、鴻鴻、夏宇、羅智成、零雨、翁文嫻及尹玲的詩篇。最近由法國著名出版社 Gallimard 剛出版的“中國詩歌選集”《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2015 年 2 月）在台灣現代詩人方面，僅選譯了林亨泰，商禽，痲弦及夏宇四人而已。

創作歲月已滿一甲子，著作等身的余教授竟無入榜，令人惋惜叫屈。在多年敬讀余

教授的萬種風貌的詩歌之餘，深感其詩融匯中國古典詩詞的韻律與西方現代自由詩靈動的節奏，形成一種特殊的音樂性風格，傳達自然流動變化的思想感情，提供了一個無限大的舞臺空間。在一段訪談中，余先生曾說：

寫詩雖然是一種創作的行為，事實上亦可視為詮釋的過程。詩人的情感與經驗會影響詩作的寫成，這樣匯聚而成的一個寫作過程亦可視為一種詮釋；另外，朗誦也是詩的詮釋方法之一……

而正由於余光中教授的詩銜接古典文學、新詩與現代散文，而且又能凸顯音樂的韻律，其詩可能是被譜曲最多的詩人，從最早的《踢踢踏》、《鄉愁四韻》、《鄉愁》，到之後的《向日葵》、《雨聲說些什麼》、《守夜人》、《鄉愁》、《火浴》、《答案》、《在多風的夜晚》、《算命瞎子》、《昨夜你對我一笑》、《螢》、《當我死時》等。

2008 年，為慶祝大師八十大壽演唱會，兼紀念《龍的傳人》創作三十週年「詩與歌的迴旋曲」台北演唱會，及 2013 年在香港，2014 年在台灣的《詩人的繆思—余光中詩歌音樂會》，文字與音樂巧妙地結合和對話，帶給觀眾最具詩意的音樂體驗。另外，其古典情韻的特質，也令南管樂大師王心心，在 2013 年，以泉州音譜成的〈鄉愁〉和〈洛陽橋〉發表演出，並在 2015 年增加〈昭君〉、〈小小天問〉和〈夜飲普洱〉，以《南管詩意》為題，在全國重點大學及音樂廳巡迴演出。

詩歌已不止是視覺與想像的美感經驗，更是聽覺與空間臨場的全體驚豔。這種展示感動觀眾的現場魔力，正與近二十年來風行法德的詩歌發表形式〈詩朗〉(Slam) 的特色相互接近。

〈詩朗〉(Slam)，80 年代由馬克·史密斯 (Marc Smith) 在美國芝加哥發起，原是在小酒吧的公開吟詩競賽。自從 1998 年美國導演馬克·萊文 (Marc Levin) 的 Slam 一片在坎城影展得獲大獎後，Slam 一躍為法國新的詩歌形式——一種更多元化的表演展示——詩歌不止是平面的美感欣賞，而是更感官的視覺，聽覺，及朗者與聽者，共享美感經驗的詩音饗宴。不過〈詩朗〉雖然有其詩歌節奏與音調的抑揚頓挫，自成整體的藝術表現。雖然每年都括入在音樂大獎項目之內，但是並不是歌曲，只是一種詩歌發表的新形式。因此本文不沿用已被譜曲的《踢踢踏》、《鄉愁四韻》、《鄉愁》等詩，而以自

譯的〈蒙娜麗莎〉、〈登鸛雀樓〉、〈雨聲說些什麼〉和〈珍珠項鍊〉為例，淺談余光中的詩與詩朗（Slam）。

有關詩朗（Slam）

〈詩朗〉（Slam），80 年代由馬克·史密斯（Marc Smith）在美國芝加哥發起，原是在小酒吧的公開吟詩競賽。不久，這些新形的詩歌發表方式在美國廣大流行。1990 年在舊金山，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詩朗〉大會。1998 年，導演馬克·萊文（Marc Levin）啓用〈詩朗〉大賽得主，詩人索爾·威廉姆斯（Saul Williams）擔任其片〈Slam〉主角，且在坎城影展得獲大獎後，Slam 一躍為全世界和德法，新的詩歌形式。

在法國，原來 Slam 運動仍然主要局限在巴黎及其郊區，但它的《平民》風格，得到越來越多的激賞，迅速蔓延到全國文化藝術活耀的城市。2007 年，詩朗詩人大病體 Grand Corps Malade 得到當年兩項音樂大獎之後，其每場的 Slam 演出，均獲得空前的成功，一票難求，Slam 一躍成為風靡群眾的新型表演藝術。

詩朗是一種新形式的詩體，結合寫作，口頭文化和現場表達。在舞台上，沒有佈景或服裝。簡單的幾行詩，或吟或唱，或平白或配樂，台上的口述，台下的耳聽眼觀，呈現一種更有活力，更有親和力與感動力的新式的詩體。詩朗（Slam）來自英文，其法文譯本是雙重的：名稱為“詩朗”或單詞“SLAM”（踩住門）。有些人認為應翻譯為“噼啪啪”以詮釋朗誦的方式。

Slam 原來自«chelem»，原創者美國馬克·史密斯（Marc Smith）在 2005 年來法國南特主持 Slam 大賽時，正式命名，取其競賽和俏皮，結合«chelem»和猛撞«claquer»。的雙面意義(to slam a door)。因此，詩朗（Slam）是反學術的脫離傳統西洋詩歌。通過結合詩歌和舞台上下的互動，更自然口語的走入群眾。

Slam，大多采用開放空間和公開比賽的形式，或伴樂，或清誦，詩人朗讀自己的詩作。結合寫作，口頭文化和舞台表達藝術。沒有佈景或服裝，專注原創力和現場直接的敘情表達，和觀眾互動交流。Slam 可以以不同的風格，述說不同的主題，一般是以日常生活和社會性議題為準，抒發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奈，當然，愛情也永遠是其源源不斷的課題。

法國 Slam 部落 (Slam Tribu) 的創辦人塞巴思田，卡微內 (Sébastien Gavignet) 覺得在人情疏離的 21 世紀，Slam 是重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一個美好片刻的分享。

法國最有名的 Slam 詩手 (以別於歌手) 大病體 Grand Corps Malade，本名法比安斯基。原本是籃球好手，從小夢想著運動生涯。但是在 20 歲那年，在夏令營的意外事故，傷及椎骨，醫生診斷可能全身癱瘓，但他卻以一年的時間，積極復建，以拐杖助行。

年輕的法比安斯基自小愛好寫作，曾在 15 歲時就寫歌詞。一場意外，打碎了他的球員夢，心志蕭索。2003 年 10 月，在偶然的機會下，在巴黎的克利希廣場的一間開放麥克風的酒吧，幾位詩朗詩人的即興表演，立被吸引，找到他的人生路標。從此，詩朗就成為他創作及超越殘障的生命源力。2003 年，他自取藝名為大病體 Grand Corps Malade，因為他的殘疾——及他的大尺寸 (194 公分的身高)。

大病體將本身的不幸，轉移為創作的資源，藉著詩朗的臨場，與觀眾交流，得到身心的平靈，因為正如他說：“Slam 的時刻是相遇，是分享！”詩朗的場景就是一個詩意的邂逅。一個分享美感經驗的邂逅！

《蒙娜麗莎》的永世微笑

蒙娜麗莎

無論希特勒如何咆哮

蒙娜麗莎

總是輕輕地含笑

Peu importe comment rugit Hitler

Mona Lisa

Sourit toujours doucement

無論史達林如何警告

蒙娜麗莎

總是淡淡地帶笑

Peu importe comment menace Staline

Mona Lisa

Sourit toujours paisiblement

無論紅衛兵如何鼓譟

蒙娜麗莎

總是淺淺地匿笑

Peu importe comment vocifèrent les gardes rouges

Mona Lisa

Cache toujours son sourire

無論達芬奇的密碼怎解

蒙娜麗莎
總是神秘地偷笑

Peu importe quelles solutions offre le Da Vinci Code
Mona Lisa
Sourit toujours mystérieusement

無論木槌拍賣了幾億
蒙娜麗莎
總不改她的笑意

Peu important les centaines de millions vendues aux enchères
Mona Lisa
Ne change toujours pas son sourire

無論被盜走或是追回
蒙娜麗莎
總是同樣的名貴

Peu importe qu'elle ait été volée ou retrouvée
Mona Lisa
Est toujours aussi précieuse

無論我此詩發不發表
蒙娜麗莎
怎麼會收起倩笑
Peu importe que je publie ou non ce poème
Mona Lisa
Ne cesse de rire gracieusement

無論癡弦說有無必要

蒙娜麗莎

一徑如此地睇笑

Peu importe que Ya Xian dise si elle est nécessaire ou pas

Mona Lisa

A toujours souri avec le regard

藝術史，排行榜，真跡或贗品

蒙娜麗莎

總不肯開口置評

Qu'elle soit dans les livres d'histoire de l'art ou en tête des classements,

Qu'elle soit l'original ou la contrefaçon

Mona Lisa

A toujours refusé d'ouvrir sa bouche pour commenter

牙痛乎，心悸乎，其他隱病乎

蒙娜麗莎

只望著醫生痴笑

都過了五百多年了呢

誰見過蒙娜麗莎不笑

Souffre-t-elle des dents ou du cœur ou d'autres maladies cachées

Mona Lisa

Regarde toujours le médecin avec un sourire songeur

Déjà plus de 500 ans ont passé

Qui a vu la Joconde sans son sourire ?

《蒙娜麗莎》一詩收在最新的詩集「太陽點名」中。「太陽點名」收錄余光中過去八年來的創作，全書分成三輯：〈短製〉五十五首、〈唐詩神遊〉二十三首、〈長詩〉四首，共八十二首，是余光中所有詩集中份量最重的，而主題、體裁、語言變化更是包羅萬象。寫作的風格更是簡樸歸真，平易雋永，正如大師所說，「我的詩很少人看不懂」。

《蒙娜麗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畫作品，很少有其他作品能像它一樣，常常被人審查、研究或是演繹，甚至做為創作的靈感。

蒙娜麗莎，義大利語：La Gioconda；法語：La Joconde；英語：Mona Lisa。義大利語中，「gioconda」的解釋是「輕鬆的，無憂無慮的」，因此「gioconda」也可以指「無憂無慮的婦人」。由於她的微笑，此名稱便有了兩層含義。

蒙娜麗莎除了以其微笑著稱，畫中人物的眼神也相當獨特。無論你從正面或哪個角度賞畫，都會發現蒙娜麗莎的眼睛直視著你，彷彿蒙娜麗莎的眼睛是活的，會隨著觀眾的視角遊走，並對所有觀眾永遠的微笑。

這幅由達·芬奇在文藝復興時期創作的不可朽名作至今仍然充滿神秘感，近幾年來，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試圖用物理的、化學的、醫學的、心理學的理论來解釋和探索她的奧秘，且永遠都會有新發現。藝術史家甚至在蒙娜麗莎的雙目中發現了迷你數字和字母，他們也正對隱藏在《蒙娜麗莎》中的真實的「達文西密碼」進行解密。

公認的真跡現藏於盧浮宮。當年達·芬奇遷居法國，身邊就帶著這幅畫。達·芬奇死後，《蒙娜麗莎》即為法國王室所擁有，盧浮宮建成後，此畫就被永久收藏。但是幾百年以來，不少收藏家各自聲稱他們藏有真正的《蒙娜麗莎》，數量竟達 60 幅之多。1911 年喧騰一時的失竊案讓《蒙娜麗莎》成為舉世知名之國際鉅作，同時也激發前衛藝術家們對她一連串大膽的改造行動。其中最知名的包括達達主義巨匠杜象 (Marcel Duchamp) 在她的臉上畫了八字鬍和山羊鬍，並戲稱此作為《L.H.O.O.Q.》；另外還有攝影家哈爾斯曼 (Philippe Halsman) 運用合成技術，讓蒙娜麗莎長出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 (S. Dalí) 的八字鬍、眼睛及一雙粗大雙手的經典影像作品。而費南多·波特 (Fernando Botero) 繪胖版的蒙娜麗莎，蒙娜麗莎變成小胖妹，顛覆了現代人對美的看法。

文人學者也都喜愛將蒙娜麗莎拿來當做創作題材，甚至很多電影、廣告都以她為主題，懂藝術的、不懂藝術的，人所皆知！她已經變成一種理想、一種觀念、一種精神和另一種情境。

張愛玲在散文《談畫》中，談及《蒙娜麗莎的微笑》：

一個女人驀地想到戀人的任何一個小動作，使他顯得異常稚氣，可愛又可憐，她突然充滿了寬容，無限制地生長到自身之外去，蔭庇了他的過去與將來，眼睛裏就許

有這樣的蒼茫的微笑。

這是張愛玲以其小說家觀點，敏銳視察情感的細膩與思考的別致。

蔣勳對於「蒙娜麗莎」的微笑，也給予其美學的觀點：

達文西（達·芬奇）在這張肖像畫中不僅分析了科學上面部肌肉的牽動，更試圖用渲染法一層層使微笑在嘴角四周蕩開，如同水波顫動的光。人在微笑中保持著生命最舒適、自在、優雅、從容的狀態。肖像中的女子雙手交握，輕鬆自在，也呼應著面部的微笑與心中的喜悅。微笑像一種空氣的氛圍，從主體人物擴張到背後的山川風景，籠罩在霧中朦朧的山水，像一種聲音在四處迴響。

而余光中筆下的蒙娜麗莎，卻是超然物外，所有的變世紛亂，燒殺搶劫，權貴轉換，都是過眼雲煙，她只是以永世的微笑，看視蒼生。

他筆下的蒙娜麗莎微笑，與希特勒、史達林、紅衛兵等歷史對應，詩末說：「都過了五百多年了呢，見過蒙娜麗莎不笑」，笑，有著無盡深意。如此以眾所皆知的蒙娜麗莎為題材，平實輕鬆的款款套韻，抒發對暴權的批判與權力富貴的星換轉移，正與 Slam 的諷諭風格不謀而同！

《登鶴雀樓》的思古嘆今

登鶴雀樓

白日，已落到山後
黃河，前浪早入了海
至於後浪，源自雪水
還有得流呢，千年萬代
你真要上樓去望遠嗎
就讓我陪着你吧
像穿越電影那樣
你帶我去指點盛唐
我帶你，唉

去回顧二十一世紀

*Monter sur la Pagode de la Cigogne
Le jour est descendu derrière la montagne
Les dernières vagues du fleuve Jaune sont déjà rentrées dans la mer
Et les prochaines vagues venant de la neige
Couleront encore et encore, pendant des milliers d'années et dix milles dynasties
Voulez-vous vraiment monter à l'étage pour avoir une vue panoramique ?
Laissez-moi rester avec vous maintenant
Comme si on traversait un film
Vous m'emmenez avec vous pour revisiter la florissante dynastie Tang
Et moi je vous emmène revoir, hélas, le XXI^e siècle*

余光中是一個深受中國古典詩詞影響的詩人，他的很多詩都帶有濃厚的古典詩詞的風韻。從詩經、樂府，到唐詩宋詞都可從他詩中見出深刻的印痕。他曾說：

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登鸛雀樓》一詩也收在最新的詩集「太陽點名」，“唐詩神遊”輯中。“唐詩神遊”一輯是詩人與唐代詩人的對話。余光中在後記裏寫道，他讀唐詩大半生，年老了是更加喜愛，神遊於唐詩的作品，或是順著唐人的詩路，進一步探索，或是提出相左的意見，寫出的“翻案文章”，但都是出自敬愛之心，不敢對那些天才無端唐突。這些作品，或直取詩題，或攬選詩中名句或神韻展開有趣的古今對話。

原詩中，王之渙的“更上一層樓”，意寓內心世界“高度”的體驗。人人往往都被這個“高度”所決定、所限制。人們都把眼光急切地投向自己期望的美好景象，很少向下看一看自己所站的高度與別人的有何區別，向上再走一步，提高自己的立足點，使自己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更全面、更接近真實。

所以《登鸛雀樓》的原詩以時間起，主要卻寫空間。而余光中的《登鸛雀樓》則側

重時間，讓時間倒流，王之渙帶他去盛唐；又讓王之渙復生，余氏與他回顧二十一世紀。唐是中國歷史上最繁華的朝代，所以王之渙能帶著指點盛世。而自二十世紀至今二十一世紀，戰亂紛爭，天災人禍，世風日下……所以文中這個「唉」字，道出余氏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慨嘆！

余光中常說他的詩：「有些是追來的，有些是等來的」，追來的詩常常是應他人的期望，自己也有興趣而寫；等來的詩則是自己想寫，有些則是不請自來，也就是所謂的靈感。」

余光中的與古人對話，順著唐人的詩路，進一步的“靈感”探索，恰恰是 Slam 抒發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奈的詩詠！！

《雨聲說些什麼》的簡樸深沈

雨聲說些什麼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樓上的燈問窗外的樹
窗外的樹問巷口的車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巷口的車問遠方的路
遠方的路問上遊的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上遊的橋問小時的傘
小時的傘問溼了的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溼了的鞋問亂叫的蛙
亂叫的蛙問四周的霧
說些什麼呢，一夜的雨聲？
四周的霧問樓上的燈
樓上的燈問燈下的人

燈下的人擡起頭來說
怎麼還沒有停啊：
從傳說落到了現在
從霏霏落到了泔泔
從簷漏落到了江海
問你啊，蠢蠢的青苔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La Pluie a dit quelque chose

La pluie de cette nuit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La Lumière de l'étage demande à l'arbre au dehors
L'arbre au dehors demande à la voiture garée dans la ruelle
La pluie de cette nuit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La voiture garée demande au chemin lointain
Le chemin lointain demande au pont d'un cours supérieur
La pluie de cette nuit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Le pont demande au parapluie de l'enfance
Le parapluie demande aux chaussures mouillées
La pluie de cette nuit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Les chaussures mouillées demandent aux grenouilles qui coassent
Les grenouilles demandent au brouillard épais
Qu'a-t-elle donc dit cette pluie ?
Le brouillard demande à la lampe de l'étage
La lampe demande à l'homme sous la lueur
L'homme lève la tête et dit :
Comment se fait-il qu'elle n'ait pas encore cessé
Depuis que la Légende se transmet
Depuis elle tombe à gros flocons et avec fracas
Depuis l'avant-toit jusqu'au fleuve et à l'océan
Je te demande, oh mousse ignorante

La pluie de cette nuit a-t-elle dit quelque chose ?

余光中：《雨聲說些什麼》

我聽了一夜的雨，好像裏面要講些什麼？挑起我童年的很多回憶，所以這首詩有點像童話一樣。語言、結構非常單純，到結尾一看，雨還在下著，我想到了大禹治水，諾亞方舟，就想到了這件事情。

雖然這首《雨聲說些什麼》有如童話的簡樸，但是卻讓人感受到一種瀰漫于天地的哀愁。燈下的人望著樓上的燈，樓上的燈問窗外的樹，窗外的樹問巷口的車，巷口的車問遠方的路，遠方的路問上遊的橋，上遊的橋問小時的傘，小時的傘問濕了的鞋，濕了的鞋問亂叫的蛙，亂叫的蛙問四周的霧，四周的霧問樓上的燈，樓上的燈問燈下的人……“燈”的意象使樓內明亮生動，樓外雨夜頓發生機，由“燈”這個中心意象派生出次要意象，呈現出向外擴展的意象群，視覺、聽覺和觸覺意象紛呈，有限的空間立即與無限的空間接通。

這首詩寫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其時詩人已五十八歲。聽雨的感受，不僅是對自然的詩化感受，而且也是詩人對人生的哲理感悟。而其類似童謠的形式，有著自然形成的規律和節奏，明快的音樂美。且通過文字的描述，建構一個個畫面，從一個鏡頭轉向另一個鏡頭，時空交錯，正如 Slam，以平常的日常言語鑄詩，造成的劇場魔力。

《珍珠項鍊》的溫潤圓滿

珍珠項鍊

滾散在回憶的每一個角落
半輩子多珍貴的日子
以為再也拾不攏來的了
卻被那珠寶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藍瓷的盤子
帶笑地托來我面前，問道
十八寸的這一條，合不合意？

就這麼，三十年的歲月成串了
一年還不到一寸，好貴的時光啊
每一粒都含著銀灰的晶瑩
溫潤而圓滿，就像有幸
跟你同享的每一個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陰天的雨珠

Collier de perles

*Perles dispersées dans chaque recoin des souvenirs
Jours précieux de la moitié de mon existence
Je crois n'avoir jamais pu les rassembler
Ils ont été rassemblés par la fille du bijoutier
Dans un plat de porcelaine bleue
Elle demande devant moi en souriant
C'est un dix huit pouces, ça vous convient ?
Ainsi, les 30 années se sont enfilées
Moins d'un pouce chaque année, quel temps coûteux ?
Chaque perle a son gris argenté scintillant
Doucement ornée et achevée, comme le bonheur
De partager avec toi ces jours
Chaque perle, goutte de Rosée ensoleillée
Chaque perle, goutte de pluie nuageuse*

青春與愛情一直是余光中的主題之一，與夫人的感情至深。余光中兩次赴美，曾受盡離別之苦，在其結婚 30 周年珍珠婚紀念時，他買了一串十八寸長的珍珠項鏈送給妻子，這串項鏈的珍珠溫潤圓滿，就像與妻子有幸同享的每個日子；每一粒珍珠令他聯想起，晴天的露珠，陰天的雨珠，還有兩人分別時相思的念珠；這串靠在胸口的項鏈便是貫穿這 30 年日月的一線姻緣。這些感受最後成詩，詩情應景而生，名《珍珠項鏈》。這首詩，詩行不很整齊，也不過分參差；押韻，但不嚴格。半自由體(或半格律體) 格式，

應該與他的英詩修養有關。余光中兼融東西方的長處，調遣文字組織句子的純熟功力，行雲流水自然采兼。

總結

余光中詩歌的音樂美，在語言形式上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他並不固守某一特定的韻律節奏形式，而是根據詩歌本身內在情緒的表達需要，靈活多變地採用不同的語言風格與語言組織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的音樂效果。

六零年代，余光中到美國，迷上了搖滾樂、爵士樂等等，如披頭四等一直是他心目中一個非常喜歡的樂團，便試著模仿音樂的架構，做一些嘗試與變化，後來便有了《公無渡河》，《踢踢踏》，《客從蒙古來》等作品。而這種音樂性，也正是流傳詩人詩情的最美的詩音饗宴。就如詩朗 Slam。

就如余光中所說——《詩歌就是流淌著的音樂！》通過結合詩歌和互動，詩朗 Slam 是所有詩人和各種形式的詩歌表達的理想舞台空間。它影響著每一個人，遠遠超出了傳統文壇。而詩人呢，就如法國最有名的詩朗詩人大病體 Grand corps malade 所言：

On a trempé notre plume dans notre envie de changer de vision
De prendre une route parallèle, comme une furtive évasion
On a trempé notre plume et est-ce vraiment une hérésie
De se dire qu'on assume et qu'on écrit de la poésie.

我們浸濕了筆，因為在渴望改變視景
採取平行的道路，像個隱身逃脫犯
浸濕我們的筆，這難道是一個異端
告訴自己，我們假設和寫詩。

參考文獻

中文：

卞之琳。〈說「三」道「四」——讀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從西詩舊詩談到新詩格律的探究〉。藍星詩刊，第 16 期，頁 22-30，1988。

王長富。〈《珍珠項鏈》有三"美"〉。閱讀與寫作，第 11 期，2010。

吳當。〈夜雨無言人自化——試析余光中《雨聲說些什麼》〉。中央日報，第 25 期，3 月 1 日，2000。

余光中。〈余光中詩選第二卷：1982-1998〉。台北：洪範書店，1998。

余光中。《太陽點名》。台北：遠流出版社，2015。

〈余光中與林昭亮的對談〉。音樂與文學的對話，6 月 14 日，2012。

〈那些年——文學家留給香城的印記：詩人的繆思——余光中詩歌音樂會〉。「詩與歌的迴旋曲」演唱會，2008。

林浩光。姜白石與余光中——從〈等你，在雨中〉看余光中的「新古典」詩風。圓桌詩刊，第 5 期，頁 35-40，4 月，2004。

夏志清。《余光中：懷國與鄉愁的延續》。余光中數位文學館。國立中山大學。

陳仲義。《觀察報告：余光中與 20 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余光中與 20 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徐州師範大學，2008。

曾葉發。〈詩與歌合璧——從余光中詩歌音樂會談起〉。明報月刊，第 4 期，2013。

黃維樑。《唐詩神遊》導遊。大公報，8 月 25 日，2013。

黃榮順。《余光中詩的古典音韻美及其轉化》。余光中與 20 世紀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徐州師範大學，2008。

劉雲生。〈古典藝術經驗的現代轉換——余光中《中元夜》論析〉。作家，第 2 期，頁 50-51，2008。

蕭蕭。〈人體代謝與天體代禦——論余光中展現的身體詩學〉。臺灣詩學學刊，第 12 期，頁 7-31，2008。

外文：

Brouillons-de-culture, Fr. « Entre slam et spoken word : une nouvelle musique est née » sur Ligue Slam de France.

Hache, Victor. « Grand Corps Malade, un mental de résistant. Entretien parut dans l'édition papier » . Archive sur [www.humanité](http://www.humanite.fr), fr, 4 avril 2008.

Hadji, Malika. « Ouverture vers la poésie de Taiwan ». Poésies et mondes poétiques, site recours aux poèmes.

Mathieu, Rémi. «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 Gallimard , février, 2015.

Morbin, Ludivine. « Grand Corps Malade : L'art du rebond ». Sur [www.sportweek](http://www.sportweek.fr), fr, 19 octobre 2006.

Talvaz, Anne. (Adapté par)-Yung, Man-Han. (Auteur), Lin-Rosolato, Esther.

(Traduction) 《De L'Infidélité Anthologies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de Taiwan》.

Collectif Buchet Chastel, 2008.

Tessaud, Pascal. « Slam, ce qui nous brûle ». France télévisions distribution. DVD, 52 minutes, 2008.